

品味乡村

桨声·夜影·守荷人

清秋时节，我在江南的一个乡村小住。一天黄昏，我应朋友之邀去村野之外的荷塘看村人采莲蓬。

这里是水的世界，也是荷的故乡，目之所及皆郁郁青青。水塘环环相连，塘上荷叶田田。青绿的云幕上，零星缀着红粉、莹白的荷花儿。花事到清秋，荷塘已然褪去了“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热闹景致，但是，那经过岁月沉淀之后呈现出来的饱满色彩以及疏朗温婉的气质，让人一见随生清凉意，继而又生欢喜心。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我轻吟着《采莲曲》，走上绿柳掩映的塘岸，举目四望，却丝毫不见采莲人的踪影；再屏息倾听，只闻荷叶婆娑起舞的“沙沙”声。

突然，几声狗吠打破了四周的沉寂。一位老人从塘岸深处的一间房子里走出来。老人精神矍铄，慈祥善谈，听说我们来看采莲，就笑着说：“你们来晚了一步，采莲蓬的人已经收工回家了。”

听完老人的话，我们不由得心生遗憾。老人朴实善良，为了不让我们的的心愿落空，就热情地牵来塘边的小船，邀请我们乘舟赏荷。

盛情难却，我们鱼贯而入船内。老人手执双桨，用力一划，小船便悠悠荡荡地往荷花丛中行去。

此时，夕阳沉入天际，晚霞跌落塘底，水清荷净，我们犹如在画中穿行。四周一片沉寂，木桨划过水面，漾起一圈圈白色的涟漪。荷移岸走，惊起蜻蜓无数，它们舒展着羽翼，载着溢漫四方的暮色，飞入红妆翠盖深处。

晚风清凉似流水，携着一池荷香在暮色里缓缓流淌。老人把船停驻在荷花丛边，几枝莲蓬赫然在我的眼前飘摇。我伸手采下一枝莲蓬，轻轻掰开来，一颗颗青莹的莲子在我的手掌心里欢快地滚动着。旁边，几朵红荷超拔俊逸，在枝叶间影影绰绰地舞动。

老人起身折断那几朵红荷，放在我的手中。他开玩笑说：“大老远地过来，不能空了手回去。”

我轻嗅着手中的红荷花，细香缕缕，沁入肺腑，让人不禁为之沉醉。老人摇着双桨，桨声舒缓，弹奏着慢而悠长的时光。我望着夜色里摇船的老人，一颗心蓦然被一朵荷花的慈悲而感动。

夜色朦胧，柳岸浮烟。小船在森森荷塘中穿行，悠悠荡荡向岸边驶去。我静坐船中，让心与这旷远静美的好时光相融相交。今夜，我与这一池江南的荷重叠着光影，温暖着相遇。

船停驻岸边，我们起身告别老人。老人回屋取出几束捆扎好的莲蓬，送到我们手中。我们执意留些钱与老人，老人有些生气，拒收。我们只好收起钱，老人这才笑盈盈地说：“啥时想看荷了，就过来。我常年守着这一池荷，到时还给你们撑船。”

乡村纪事

割漆的日子

齐斌

八月是割漆的好时候。

漆树属高山落叶乔木，是一种古老的经济树木。先民很早就开始种植漆树，《诗经》中有“阪有漆，隰有栗”“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爱伐琴瑟”等诗句。割漆的历史传承至今，已有几千年了。

家乡漆树多，男人勤快，不出门打工的，就在家割漆。

割漆是辛苦活，但回味起来也颇有趣。炎炎夏季，天还没亮，割漆人就挎着漆篓，爬上山坡，一头钻进漆树林。漆树林大多是野生林，平常无人管理，山高坡陡，荆棘纵横。野猪、野鸡听到脚步声，扑腾一下窜出，经常吓人一跳。

割漆要从高往低割。割漆人手脚并用，爬上山头，倚着枝丫，用漆刀在树皮上割开一条倒八字形的口子，把蛙壳般的漆茧平扎进去。白色生漆从口子边缘直奔而下，流进漆茧里，过一会儿变成红色，又过一会儿变成黑褐色，一点一滴，弥足珍贵。

盛夏和初秋时节，知了高居枝头，领唱着欢歌，割漆人哼着小曲，协奏出收获的旋律。所有的漆茧撒出去，漆液静静地流淌，割漆人习惯于找一块平地躺着，吃点干粮，打个盹。热得招架不住了，就去山沟里扒一个小池塘，洗把脸，找一些野黄瓜、野葡萄解渴。或者，爬上山顶，转到山的那边，和其他割漆人聊聊天。

约摸漆液流尽，便开始收口。收漆要自下而上，一个一个地把漆茧取出，将漆液刮进漆筒里。如果下雨，俗称“打雨招”，还必须先要把表层的水浇掉，那就更费时费力了。

收了漆茧，回到家，经常是两三点。午饭已过，脱下厚衣服，洗个脸，从锅里盛一碗剩饭，这才踏踏实实坐下来。

吃完饭，找个亮堂的地方，把大漆桶拿开，打开桶盖，揭开漆膜，小心地把漆筒墩在桶沿上，用小刷子将采割的生漆倒进去，连残留在筒壁上的都刮得干干净净。

漆收好了，磨漆刀，刮漆茧，用粗砺的砂石磨洗手上的漆痕。再稍微歇一会，待气温下降，就接着去地里干活。

三伏炎蒸汗如雨，百里千刀一斤漆。伏天一过，天气转凉，生漆产量日减，每次只有二三两的时候，割漆就结束了。

古语说，好漆清如油，照见美人头。摇起虎斑色，挑动钓鱼钩。漆季结束，附近的商人主动上门收购，漆下武汉、进长江，经常被用来刷船。也有懂行情的私人，寻摸着找来，买点好漆回去，漆寿木、衣柜、木盆。漆过的家具木纹清晰，色泽清莹，手感平滑，过多少年都依旧光亮如新。

记得小时候，外公是割漆的好手，每年都挑着一挑子漆去县城卖。如今，市面上生漆家具越来越少，农村割漆的场景已不多见。前年，姨父承包了几十亩荒地，种了几千棵漆苗，再听到割漆的事情时，不觉感慨不已。

清代诗人施闰章写过一首《漆树叹》：斫取凝脂似泪珠，青柯才好叶先枯。一生膏血供人尽，点滴还留自润无。从不爱惜自己，从无任何保留，流血流汗，无私奉献，这既是漆树的一生，也是父辈精神的写照。



日前，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已有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16万名，组建了1068支志愿服务队伍。他们走进农村、社区、学校、企业、单位开展理论政策宣讲、应急救援、文化惠民等服务。图为该区财政局党员志愿者利用节假日到图书馆为少年儿童读者服务。

李仁军 谢志成 摄



山野如画。

汤青摄

故园情思

回乡偶记

王智尧

从齐鲁大地归返沪上家乡，离家时萧瑟的田野，到此时已是满眼青翠，心头浮现一行诗句“彼黍离离，彼稷之苗”，不过这句诗若换成“彼稻离离”可能更为贴切。农历八月的上海郊区，水稻已经抽穗，成片绿油油的稻田像一张绿色的地毯四处铺展。

两地奔波，让我想到古代北魏时期有一批“雁臣”，他们秋来春往，往来于洛阳的繁华宫阙与平城的塞北部落之间。骑马所过之处，是河东的表里山河；风帽下锐利的眼睛所看见的，是麦作农业和草原游牧的泾渭分野。相较于南北驰骋的古人，每年两度来往于上海与济南的我，有着现代科技所提供的方便，三个小时便能走过相同的路程，但千里往来的羁旅之感，我想并无不同。

家乡连绵的稻田像千年以前一样，用它并不算高的叶和穗，荫庇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农人。从远古的河姆渡时代开始，江南的沃土上就已生长着人为栽培的水稻。水稻抽穗时，在田间忙着锄草的农人面朝水背朝苍天，一如千年之前的把式。他们弯腰驼背，汗水从脸上、身上流到田里，但他们从未抱怨过背上托起的苍天、眼前柔嫩的稻苗，因为他们明白，只要在土地上灌注足够的汗水，这片土地，从不会辜负他们。

家乡稻田间的村庄，新的楼房砌起来了，谁能说这不是稻米的赠予呢？金黄的稻米变成了新房的白墙黛瓦，在成片的稻田里仿佛一株极高的稻子。农人在其周围田地里工作歇

息，就像在水稻的绿叶之间一样。而那些逝去的祖先沉睡于这片土地之下，依然守望着田地。时序深秋，稻穗沉沉地垂着，满眼金黄，欣慰着辛勤农人和他们的祖先。

春种秋收是自然的节律，农人的一生随着这种节律运动着。他们像养育子女一样养育着田地里的秧苗，等到稻穗终于长成，他们又用这些谷物抚养着自己的骨肉，正如父母抚养他们长大时一样。家乡的农人代代相传，春种夏耘，秋收冬藏。

我是农人的子弟，抚我畜我、长我育我，是金黄的稻谷，是父母的勤劳。祖先留给我的，是吃苦耐劳的品格，是对自然变化的敏锐感知，这是农人的基因，是我永远为之自豪的地方。

口颌之福

桂花入栗羹

朱雅芳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令白居易念念不忘的山中桂子，此时正香飘云外。而今我留恋的，恰是那一碗秋色里的桂花鲜栗羹。

大学时期，每当金秋飘香的季节，我和室友总会骑行前往满觉陇，赏“满陇桂雨”，吃桂花美食。珠英琼树，落英如雨，空气里弥漫着沁人肺腑的桂花香，最不可错过的，当然是喝一碗地道的桂花鲜栗羹。那花，那人，那一段白衣飘飘、无忧无虑的时光，在流年里历久弥香。

后来，我尝试着自己动手做一碗桂花鲜栗羹。择取新鲜的桂花，洗净去除杂质，在锅里加入清水和冰糖，持续搅拌，待冰糖完全融化后加入桂花，继续加热至桂花变色，让花露与糖浆充分融合。馥郁的香味，似有魔力，一下子将当下的嗅觉和记忆的回香串联了起来。将煮好的糖桂花冷

却备用。取鲜板栗，去壳蒸熟后切碎，锅中加水及少量冰糖煮沸，加入板栗碎粒，再次煮开，淋入少许藕粉勾芡，完成栗子羹的制作。将煮熟的栗子羹盛入碗里，按个人喜好加入糖桂花，搅拌均匀，一道醇香绵软的桂花鲜栗羹就做好了。

自认为，自己做的桂花鲜栗羹，色泽白黄剔透，尝一口，栗子脆嫩，藕羹甜润，糖桂芳香，称得上色香味俱全，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细想，大概是少了记忆里的人和事吧。难怪有人说，我们时常留恋一种味道，其实是留恋味道里的人和事。

口感颇佳的桂花鲜栗羹，营养也相当丰富。桂花本身具有药用价值，能祛痰止咳、行气止痛、活血化瘀。栗子味甘，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矿物质。二者皆性温，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搭配。桂花鲜栗羹对调理

脾胃，延缓衰老都有功效，是道老少皆宜的美食。

“蟾宫折桂”“吴刚伐桂”，桂的典故颇多，我独爱“月落桂子”。相传，唐代时，杭州灵隐寺的德明和尚在皓月当空的中秋之夜，忽然听见滴答的雨声。他开门一看，见月亮落下无数像珍珠般的小颗粒，便上山拾了满满的一兜。他的师父告诉他，这是月宫里吴刚砍桂树时震落的桂子。如此诗情画意，又兼具神话色彩的渊源，满足了人们对桂花的美好想象，诸如桂子入食，似也承了上天恩泽。

烟火人间，风味长存。古往今来，中国人的浪漫和仪式感都藏在时令美食里。桂花糖、桂花糕、桂花酒、桂花茶、桂花栗子羹……桂花美食的背后，是乡愁，是回忆，是君子之交，是同窗情谊，是人与人之间至情至性的朴素温情。

百姓记事

玉米棒淡淡香

沛珈

我家楼下四季都有本地老农，挑着自己种的蔬菜，摆在路道的两边吆喝售卖。夏天种类最多，空心菜、苋菜、冬瓜、红苋、玉米棒，都鲜嫩得像小孩的脸蛋。

某天吃罢早饭，我挎上竹篮在十几个菜农的菜摊边转悠。菜摊不如往常热闹，大爷、大娘格外珍惜看上去不太世故的我，对我摆手吆喝。唯独菜摊最东头的大爷，守着眼前的一堆玉米，低着头格外安静。

我朝东头走过去，在大爷的玉米堆边停下来，询问价格。大爷比划着，我看不懂想要表达的意思，转头想离开。低头的一瞬发现，玉米特别新鲜，整整齐齐地排在地上。

我又转回来，挑也不挑地拾起地上他卖剩下的所有玉米，摆到大爷的秤上，做出准备付钱的动作。大爷领会了，左手提起秤杆子，右手拨了拨秤砣。秤尾一点一点向上翘起。大爷满是皱纹的脸，露出笑容。大爷双手食指叠放成“十”，右手又比划成“六”。我举

起手机，扫向大爷胸前的二维码，听到手机提示音后，我拎着玉米转身离开。到家我倒出所有玉米，在水池里清洗，足足十五根，心里突然有点难过，很多东西物价都涨了，大爷却淳朴得让人心疼，他卖的玉米还是这么便宜。玉米在锅里咕嘟作响，厨房弥散淡淡的玉米清香，一下把我带进儿时的记忆。

小时候为了增加家庭收入，母亲也种过几年玉米，几亩土地从播种到施肥再到收割，几乎都靠母亲一人。有时为了抢时间，一连几天母亲都住在不远的外公家。早上天不亮就下地，中午在地头的树荫下，吃外公外婆准备好的冷饼，凉开水充饥，晚上干到月上树梢才回家。

新下的玉米母亲总要挑些又大又嫩的留下来。分作几份，给邻里乡亲送去尝尝鲜，剩下的装在麻袋里带回来，撕去外皮放进大锅煮熟，留给我当作放学后的茶食。物质缺乏的年代，一根玉米，给我的童年带来许多幸福和期盼。

古人说：“适时而食”。现在用各种科技，反季节种出来的玉米，是无法与儿时的玉米相比的。那时的玉米，米粒都是自然的馈赠，米粒都流淌着阳光、雨露的甘甜，满口都饱含母亲的爱和牵挂。母亲常说：“现在生活过好了，年轻人玉米都不爱吃了，玉米养人一辈子，临了也得不得一句好话。”玉米秸秆晒干了柴火，玉米棒卖给粮站换钱，次等玉米磨成粉，成了“身份卑微”的玉米糝儿粥或是粗粮饼子。母亲轻声的叹息像是为玉米抱不平，也道出心里对上天造物的敬畏与感恩。

如今，我还保持了吃玉米棒的习惯，从小抵抗的玉米糝儿粥，也成了我饭桌上的“常客”。我似乎渐渐理解了母亲对玉米的感恩和喜爱。她维护的不仅是滋养她一辈子的玉米，更是逝去的年轻岁月，全家人同甘共苦的亲情。

日子好了，我老家种植玉米的土地，已不复存在。但故乡的土、故乡的情，故乡曾经飘着玉米穗的天空，在我心里刻成方印，永远珍藏。

听雨

文博

一道闪电刺破云层划开谜底把整个日子浇得酣畅淋漓那飘逸的缠绵的仪式敲击着一个最温暖的词敲击着父亲在老屋里讲童话故事的声音

雨滴越来越大，越来越模糊而故乡的那棵古榕树是否还能拾回那纷纷的旧事？一只孤单的鹭在雨中飞翔它用薄薄的双翼拍打着儿时的记忆

它带着自己的光轻轻触摸着故乡的名字我惦念着它的奔跑是否走在了就要被遗忘的土地上

我抖动着身上的尘土正慢慢寻找着曾经提灯的人潮湿的句子里是否一半是落日一半是炊烟？

中秋夜

牟伦祥

圆月，正大光明占据整个夜空黑暗溃逃，青山隐隐那些急着回家团聚的人不再深一脚浅一脚

乡愁是一枚挂在村口的月饼品尝生活厚厚的游子总是被老家炊烟反复吊起胃口他们匆忙的脚步，始终在月缺月圆、故乡与他乡间奔走

中秋之夜，最易让人间大地挂满相思。几声犬吠推开夜色守候孤灯的清风轻启房门摆上桌的桂花酒一下醉倒在明月深情的怀抱